

見

聞

雜

紀

見聞雜紀卷之二

吳興

李

朱

國

樂

彥

和

述

著

正

一

主上登極之初例遣翰林官或給事中祭告嶽
鎮海瀆之神東海祭於山東萊州西海祭於
山西蒲州南海祭於廣東南海北海祭於河
南懷慶府清源縣皆望祭也

二

余仕隆後萬曆兩朝恭遇 駕 幸太學郊
天百官止于午門外兩傍站立未嘗行跪禮

也乃巡按二司官行郡邑合屬沿街跪迎又聞學憲入司太守猶然頭門下跪人云主人迎客禮不為過余謂此等恐不出孔子所云足恭不知始自何年何人作俑

三

六科歲有公宴於情或不可廢者余嘗從諸寅丈赴宴 陳皇親宅未入席主賓先行酬酢禮禮畢置大卓于中堂者數四陳設四五大盤主賓大食立飲酒數行既畢主不送客座主賓各自持杯箸入席予初見而異之惶

恐不為食同寅曰此盛典舊規也君胡不食
余祥荅曰病脾不能食嗚呼此規果賢人所
創必不可改耶如其未必賢則亦何取于舊
而陋風相襲恬不以為恠也

四

余自嘉靖丙辰始計偕上春官見都城夜巡
軍沿途擺列譏察甚嚴彼此相距不四五武
爾自丙辰至壬申凡十七年而巡軍百步之
內不滿四五人抑何寥寥也聞當事者稍為
查復即怨讟叢生旋復旋廢蓋天下之事名

存而實亡者不獨夜巡為然矣

○五

肅皇帝末年江西郭希顏原官春坊中允家食
久矣具疏勸上立儲卒蒙顯戮余在吏垣
檢其疏三復之詞指慷慨激切出忠臣義士
肝膽夫復何疑第立儲

主上急務公言之不嫌於出位不知何意疏內
又有建帝二字大是詫異故

主上盛怒時大司寇鄭公曉覆奏擬從未減
上不從郭公一言以為不智想其命運前定

良可悲已余所不平者士大夫有云郭公想望閣老先致殞身余謂不然夫全軀保命庸人稚子皆知之郭豈獨性與人殊希將來不可必之閣臣而自輕其生也作是說以誚公者或分宜之私人不然則已既不言而又不喜人言者歟御史大夫海公瑞與中允郭公心腸不異海特幸而生郭特不幸而死爾

六

南澳當閩廣之中實閩之門戶天日清明詔安縣可望南澳也近奉議漳州潮州共捐貲

城其地地可耕田而食設營房棲兵而總兵鎮之山下更得戰艘三四十兵五百人更番防禦寇至遠擊散之此八閩萬世之利也

七

萬曆六年六月浙江金門衛後所千戶金璫家臥房平地湧血如鼎沸高三尺許天明凝凍成塊事聞下禮部議修省夫血陰物也無故湧血高至三尺於人道為小人得志於刑獄為冤抑不伸於地方為殺戮慘傷之象此豈一人一家之變已哉青衣素服角帶辦

事完了一場修省不知曾有補地方否

八

余聞國初舊制學使臨邑考校生儒今改而止臨本府猶之可也乃或以三院出巡相左或時日迫促往往坐湖州而弔嘉興坐紹興而弔寧波象山定海之去紹興孝豐安吉之去嘉興不下四三百里貧生盤費從何而出夫學使不知生儒之苦何以望朝廷知小民艱難目覩湖州諸生赴考嘉興時方六月大旱其無力賃寓者率坐府學門首食飲

有一生肥胖方出學道門即中暑而卒二日
抵家屍已腐而難收矣天下可憐孰大於是

九

官至大學士吏部尚書尊榮極矣當為天下
後世士大夫存些風骨標準故易曰其羽可
用為儀省中王給事論吏部某曰臣為 陛
下作此犬當為 陛下吠此賊臣為 陛下
作此猫當為 陛下捕此鼠賊與鼠何物也
而以此方太宰又論大學士某曰 陛下當
罷黜某人謹防某人夫謹防賊盜三尺童子

皆能言之皆知其為辱也而以加之閣臣言者過矣二公不去于無事之時而去于事勢窮促之日何以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十

故閣臣分宜以賊敗其子世蕃播惡尤甚刑之西市人心大快余在都城及見也分宜有姪招之入京其人清修特立不預外事居常布衣自適不為文綺動心時罵世蕃曰看汝覆宗殺身後籍世蕃家其地方人眷愛保護

秋毫不損善惡之報天道豈云爽哉

○十一

毅皇帝之南征也我湖恭靖蔣公瑤時為揚州知府師已及淮所湏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站湏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計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即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給顧賃錢自資俾各便已而迎 駕扈從貴近橫肆要索游擊江彬負 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死尤張甚時時脅公不為動守備內監胡得素銜公無怒

勲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丐吾身榮
已而卒解上駐蹕揚州會觀漁得巨魚顧
彬戲曰此可直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界
公促償直急公則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累
累負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謹率妻兒薄物
以獻上笑曰酸儒去已乃幸南京還
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
彬益怒屢浸潤公賴

聖明無所入 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
上濟寧至臨清復奏辭有 旨蔣 前缺扈

軍口糧三日即補完去公計湏數百金無可
辦適徽商吳某義重公貸給始賜還方公在
揚曳布袍奔趨承應祇以身輸民勞誠動權
貴及扈送淮徐間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
者屢而揚人德公更生肖像立祠以展報私
云

十二

湖州白糧船四十八隻每船九百八十石到
京止過光祿寺供應庫酒醋局三衙門不係
上用白糧浮費頗省若蘇松等郡白糧湏經

九衙門其費不貲矣吾湖何以得此恭靖公
立朝時曾經題疏之力也前輩留心桑梓
蓋如此

十三

嘉靖辛丑壬寅間禮部奉

旨嚴行各省大禁民間雲巾雲履一時有司視
為要務不敢虛行故事八知畏憚未有犯者
不意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深衣大帶
忠靖進士等冠唯意製用而富貴公子衣色
大類女粧巾式詭異難狀朝家亦曾設禁

士民全不知警不知有司何事冗沓塵視

聖旨到此冠服所以章身匪為飾美既有舊制
自當遵守彼治于人者與治人者獨何心哉

十四

萬曆五年丁丑十月朔彗星見於西北急指
東南光芒甚巨經月方退主事周弘禴麻城
人上言其應主有兵變在幽燕吳越閩廣之
間宜飭大臣各舉將材諸無言者彗星約長
二丈餘覘者云自漢元成以來此第二見時
余宦閩甚憂之間之督學使趙君君曰未必

然予考事文類序彗星若此者甚多或云此
是天之戾氣原非星也彗星亦即此天變又
有曰蚩尤旂者其應更慘皆非盛世之所宜
有趙名參魯浙鄞縣人

○十五

張江陵之歸葬其父也楚中巡撫三司郡邑
官皆來會葬巡按御史趙應元山西獨以出
巡不與江陵具本謝恩不及應元名應元
因告病去御史大夫陳炯江右素亦有清望
者阿江陵叅應元偽稱疾得旨為民刑部

員外王用汲聞人論列姦諂謏失大臣風節
詞指激烈內引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
君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
相之惡其罪大今之諸臣皆逢相之惡者也
云云一時士論偉之奉 旨亦為民出城之
日江陵偶以是日還 朝江陵若先三日至
而後王疏上王恐未得生還此王之不幸也
時余僉憲閩度三將回先期移文閩之首驛
沿途優其供給送至延平相晤握手大歡江
陵敗于起用官至南刑部尚書

○十六

楊都御史繼宗前知嘉興時內臣惡其簡拘
欲中以奇禍賴

主上明聖得免糧儲叅政某北人也與內臣厚
託他事具文草欲呈按院短公方下筆角鷹
數十百群飛集叅政烏帽欲攫其面目叅政
為廢草無何叅政行部嘉禾舟將達郡角鷹
如前入舟狀與在省時同叅政乃迴舟去飛
鳥得氣之先人心既已愛戴天且弗盭叅政
其如楊公何事見德政錄

身目考系
二十七

嘉靖乙丑

肅皇帝春秋高矣臣范應期對策領回寓邸樂
恭讀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 成祖着有司
遵奉改正蓋應期誤寫 成祖文皇帝為

太宗文皇帝故

御批云云可見天生

聖人其精明迥出前代彼閣部大臣烏能彷彿
其萬一也

十八

提督荒政楊掌科文舉萬曆丁丑進士

聖上內帑金萬餘賑我三吳之民恩至渥也可
惜當時民不霑實惠却被有司里長乾沒了
賸裡事難言難言其彈楊掌科者自渡江入
浙筵席之富窮極水陸只少殺一童子人皆
歸罪掌科予曰不然這筵席件數未嘗遣在
牌上定要如此還是不惜民財主人自少分
曉其過廣德時州守任某款待簡薄不曾聞
楊計較了以此便見是非有歸着也

十九

六科歷事監生科有公本監生列名於末六

部亦然監生與尚書侍郎諸郎官並名而疏
祖宗朝待士之意甚隆

此三途所以並

用也今也納銀而免歷催市井負販賤傭衣
冠而揖同科科長答揖以待監生之禮待之
予僅以手舉不答揖詢謀於同志者咸云宜
答或云不宜答未有定論也大要還以不答
為正

二十

元朝之事人都輕其元人不之依倣却有可
取者二端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陳祭器

不作山陵埋深土中仍以萬馬蹂之守以官
軍至次年土生青草而後懈守廟號止稱某
皇帝不似宋朝徽號加至十餘字竊恐可法
可傳不當以元人而棄之也

二十一

西伯陰行善不是太史公貶西伯話頭文王
發政施仁見得君道如此只管實地做工夫
畧無慕外求譽之心所謂陰德也今人纔有
德處便急人知而名之或便望報責報于人
此所謂陽為善而陰實不然者亦異乎西伯

矣

二十二

年友周養初言劉東山先生官至侍郎訪母黨之親有一踈族舅氏年纔弱冠東山先生謂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終不答禮拜者不以為屈受者不以為亢古適哉近世叔姪甥舅之間相揖宛若平交可慨矣

劉思環湖麻城人

二十三

正統間會場災舉子死者百十人劉先生亟

欲踰墻忽墻上有人連呼曰劉大夏劉大夏
這裡來從地若有扶掖而上者先生得出問
曰汝是何人曰我東山之神也忽不見故號
東山先生肖神小像居家在官必與神俱

二十四

劉南坦先生謚清惠與施菁陽先生孫太白
山人交予不及見三先生第與南石太學善
造其廬每出劉孫兩公手翰詩詞終日翫味
自稱曰友生劉某孫某稱菁陽曰邦直賢弟
別無贅語古人之風令人想慕菁陽名侃字

邦直嘉靖丙戌進士未授官暴卒南石名兼
菁陽子也

二十五

唐一庵先生曰本朝止有兩部書一部是
大明律一部是狀元廷對策可惜大明律今
日居官問理者專尚姑息苟且將律意律文
俱不用廷對策自嘉靖庚戌以前還近古以
後漸失朝廷策士之意矣

二十六

余年十五時以民生謂嘉興太守趙公瀛同

試生曹姓者年十六七美貌華鬢立班中趙公曰生非媚優家子弟乎何盛粧如此曹失色歛鬢不暇蓋趙公端毅嚴肅一見民生遂訓誨及此至萬曆十一年司學道巡湖民生俱紅絲束髮口脂面藥庶耻掃地父兄方以為得計而郡邑官亦未聞有正言黜沮者噫若遇趙公凝然在上則人妖物恠安得可醜如是

二十七

范司成少試於郡郡守竒之令入衙見其夫

人以二千石之配即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
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想是西北方人今不
易得也

二十八

山西李君日強嘉靖乙丑進士與余同官禮
科由家鄉抵京師李君自夫人外止家人男
子一婦人一男子時出街坊市蔬汲水婦司
中厨夫人常助其不及掌科之淡薄官衙之
清淨恐在北方亦不多見而况求之於南人
乎

二十九

六卿尊官也駟從衆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戶書林公廷機子燠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多見也不佞亦嘗登三公之堂三公俱衙內衣冠而出應用童僕亦未有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群可為宦家師法

三十

海公瑞瓊山人仕為學諭謁太守長揖不跪兩學訓跪其在右人呼海筆架馬令淳安時

胡公宗憲撫浙海裁損夫馬胡不得侈用以
直諫繫獄蒙宥後官御史大夫待諸御史
甚嚴卒之日檢篋唯綾葛一二俸金數兩爾

○三十一

臧君堯山為松江守時相國存齋徐公當
朝有姪一人衣色衣入郡儀門內作搖擺態
者數四臧使人諭即出否且加辱徐揚揚故
態弗出也臧令隸痛責二十而呵出之徐相
公聞之致書于臧申謝畧無嗔意焉噫非堯
山無以見相國之大微相國不能成郡守之

嚴兩賢之相遇此後恐不易再見矣臧名繼
芳嘉靖癸丑進士湖州長興人

三十二

○施西亭憲副儒距余鎮十里許惜也生晚不
及識公得公遺文及詩篇讀之真前輩人物
與郡邑諸公書論時事皆耿耿古道如師訓
其子弟絕無依阿柔媚之氣聞西亭每入城
郡守萬公必先訪入郡則萬公必設飯果餼
真率意不在酒在乎蒼生利弊間也今想休
風令人嘆羨

○三十三

○刑部主政初入衙門例有提牢之差三月非區區管此囚人也與大理都察院彼此互有參駁之寄王文成公入見牢中多畜肥豕問是囚糧所餵堂上三老先生皆有之公宰一豕先祭臯陶餘盡宰以分惠囚徒余聞之士輩有此語公不計想利害毀譽故人所不能為者彼獨為之豈尋常人容易做得

三十四

余初入江右令淦便道謁代巡某適大雨驟

作代巡無命移竚廊下竚雨中良久肌體衣冠露濕殊甚然令官卑猶之可也同門友某巡按畿外邊方苦寒之地也二司未見時俱着帽套煖耳旣入見皆除去此友面語余曰看二司諸公冰零貫鬚鼻間余問何不云着如故荅曰無是體統夫帽套煖耳旣奉傳

旨小官比旨得用之二司在代巡前有何不可這體統不知大明會典曾開載否九經說箇體群臣却是君王事君王尚當體代巡獨不可體乎拘泥甚矣拘泥甚矣予所見兩君皆

不壽死想是慘刻之人殷公正茂總制兩廣才頗揮霍守却可議然盛暑中二司相見俱揮扇不忌亦大快人一事也耿楚侗撫閩吳鵬峯從憲按浙二司自不穿素服未嘗損了官箴近來服色不知何似

三十五

湖郡守張西林鐸關中人彼中春元謁郡伯云行庭叅禮吾湖諸春元既入將上堂張南面俟行禮焉陸貞居隅年長首班正色曰舊規後堂相見張始退相與行拜禮聞先一日

已有行庭參禮者不必求其人

三十六

業師范蕪山先生諱晉御嘉靖丁酉舉人少為錢正即宅館師嘉靖戊申己酉二年侍先生教其春初赴館家有一僕送來館舍定即去冬復來終年俱主人僕服役然待之甚恕未嘗求備也說書及經每歲必編而易繫辭及學庸每說二通三十年來吾鄉春元館居跟僕至四人五人而經書不及說其半何今昔之懸殊若此

三十七

吾湖邵康山先生為舉人家居不謁太府萬石梁公一日問唐師曰聞貴郡有邵春元何以不相見師曰他要講禮過然後見爾萬公曰禮不必講相見自然上坐遂投帖先拜邵邵荅之此不惟見萬公禮賢下士之高節而邵公之為人愈可想其清修自重矣

三十八

嘉靖十幾年湖郡守楊公將送三學應試生未及期云鹽院巡湖太守廢常禮不設酒每

生各給代酒銀二錢南離錢公鎮時亦在諸
生中辭於守曰按臺報未亟禮酒猶及設也
未亟而廢禮是不以禮教諸生矣鎮不願受
金也竟壁上太守太守語塞僅曰偏是你這
秀才倔強難道就會中了此雖先生細事然
也帶得幾分奇崛氣令人竦然

三十九

歸安施璉川先生峻與郡守莆田鄭公富俱
嘉靖乙未進士鄭在郡初亦有善狀後卒以
貪損名施面指鄭曰當時除目初下我鄉人

謂余曰施峻你造化到了鄭富來做太守必然作成你也誰知你天殺的都是自家取了一些不作成我此語雖近戲然面呼太守名總是太守召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信矣璉川素履好處甚多此特細節爾

四十

新淦潘君九思旣中鄉試邑令為派里甲助公程費北上一里長鬻子封官潘知其事立召其人盡返所具金為贖其子又母舅犯法贖杖數金強君白之邑求免潘曰舅請還

宅此事必不相累也竟出囊金代贖馬君官
終知縣至死不能為殮余令湔日其妻孺人
尚存每憐恤其母子云

四十一

高南宇先生以禮部尚書養疾家居四方仰
先生之名伺候于門墻者俱不得覩先生居
會城近切撫按三司諸公經年不為一出撫
按三司謁公公亦不輕出出亦不荅拜也嗟
乎此所謂真杜門謝客者耶乃或視客顯晦
以為低昂而閩人辭納異狀號于人曰吾已

謝客誰則信之先生諱儀仕終東閣謚文端

謚文端

四十二

余為滄令者將三年歲次辛未冬月夢一神人語余曰趙清獻公一琴一鶴自隨公止有一琴可惜少一鶴余不能解至次年壬申六月應召選入禮科科中有書房懸一琴於壁間詢之則舊時相傳物也余以為前夢應矣迨後轉江右少叅辭官方將出境益府黃南王差官贈余一琴余遂抱之而歸夢之先兆如此故雖謬蒙

聖恩再起西粵樂疏辭焉

四十三

嘉靖乙丑吾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
余至會場前閱示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
人進柵內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
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吾御
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既而釋之可見莊僖公
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四十四

蜀人某年十二歲時過其鄉顯仕余氏之門

余方構堂屋材木甚巨某題其木曰余家門前好大木盡是江南民髓骨殷勤囑付堂前鬼莫教謝燕飛王屋余聞而迎之款待甚厚因命其子謝教臨別謂某曰吾子固不肖子出言不厚恐壽不永耳余卒未久其子果敗家某年十七登科尋亦夭卒仕宦而構巨室少年而逞才華皆非恆久之道也

○四十五

余嘗謁徐文貞公刺方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尚寶君已出二

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
衾枕啜茗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真率若不覺
其為貴人也又一日公款余於中堂呼余曰
臨川我告假一進予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
不出一茶之頃乃即出曰發一友人書作副
啓數字故失陪八十元老對門人弟子猶稱
告假謹厚真異常哉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
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
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行古之道如此

四十六

身附錄
卷一
二四
廖明河先生謫吾浙鹽運司判官於鹽亭為
屬之卑者一日持單侍生紅帖拜之鹽臺閉
門不相見亡何

肅皇召先生還院鹽臺具帖差吏請先生赴酌
先生曰昨日拒見今日又請我小人小人能
其差吏二十此雖非長厚之道亦可發宦途
一笑云此文貞公面語不佞者

四十七

吳小陵先生一儒於茅公坤為鄉同年戊戌
同上春官又同邸寓茅舉進士小陵下第安

其寓不徙且為茅書帖佐元檢點他事得失
進退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友人兄弟同寓
於杭弟報捷其兄茫茫遷他所去然則小陵
之賢於人遠矣哉後庚戌成進士官至太平
知府

四十八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盛暑中有二
司訪之呼田間一老奴揮扇奴取小兀坐先
生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曰汝有風足
矣何管我坐為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

吳郡志卷二 風俗 十一
然臚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了無官舍令人嘆羨云

四十九

建安楊文敏公榮其父克渡船役他渡者率索往來錢又風雨寒夜輒憚勞公父獨不然有堪輿家感其義者為卜地葬文敏祖指狐所棲窟馬嚼曰俟狐起而葬公父值嚴寒衣單乃逐狐葬歸報堪輿家堪輿曰俟狐去子孫必有為侯王者今稍早止可多發科第然亦穀汝子孫用矣今楊氏科第果代不乏人

云

五十

嘉靖乙卯予中鄉試同二三同年謁文宗阮
先生留坐時有六七教官亦候阮會驟雨不
能出先生命各役持所蓋傘一一送之出臬
司門顧予等曰教職微官即有傘安得進臬
司門來哉故令人送之諸君他日居官體悉
下屬亦當如此此雖先生細事亦可概其生
平多厚道矣後先生與祀名宦鄉賢而子孫
三世科第聯翩為桐城望族蓋亦有所自云

五十一

豪放不羈之士自不當以常禮責之姚江理齋諸先生當嘉靖癸卯寓淨慈寺其鄉新舉子十數輩共謁之先生冠帶出見然自負領以內絕無襯衣瑩然一玉體也數君口不言心謂先生慢客至此坐聞報學憲張公來訪數君謂先生必更衣也先生以此迎學憲如故殊無躊躇不安之意數君於是心服先生之曠達焉此可以資笑談不可以為士子法也

五十二

學憲出巡進才退不肖關係重矣自來未有
授受書札者况親於其身而與縉紳相見於
途又繼之以杯酌乎自不佞庚辰歸田以來
始聞此事而甚異之何恠乎世道之不競也

五十三

吾湖凡類考生員郡邑諸公未有不蒙諸生
之謗詈者諸生固不得無罪然反求諸身豈
盡無可議得納賄不足責矣關節盛行至顯
宦子弟必居首居次如何要人帖服來及泉

李公願未嘗不令各縣正官閱卷却關防嚴密各邑進鋪陳亦當堂搜檢過毫無挾帶儘文看着取着鄉宦子弟附其後榜出如何議得他人顧自處如何若動言諸生放肆孔子何以曰君子求諸已

五十四

嘉郡守侯公東萊當三學新進諸生送學訪知徃事歛分大有浮費謂鄉先生曰此舉即破費諸生一紋不必也列位老先生但各持一攢盒到學郡中士夫頗盛各持二盒去主

賓俱享盒行酒禮畢侯公拜諸博士曰諸子弟望諸先生教導之遂別此公治郡非賢者作用此事却做得超脫可愛惜後人不能法耳

五十五

撫按分巡一方士論所宗舉動毫不可苟乃知府入覲署郡委之節推而丞及署邑者蓋為節推甲科而丞或鄉科也夫丞果不可以署郡則大察必當處分既未必處分則何苦奪其必當署之次序而授節推以市恩也

予所目覩不詳姓名近日又三府署郡二府
署邑皆不可曉

五十六

吾湖先輩然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
元袁公煒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
公大章董潯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
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郎同考取之逮
萬曆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禎二公不
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
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五十七

江右鄒東郭先生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子善
官方伯方伯子溥官翰林傳偶被人言污轍
歸第請見方伯公公怒數月不得見已而竟
加朴責不寬假焉嗟乎此非吾東南士宦家
所可望也

○五十八

山東壽光劉文和公珣大學士致政家居封
翁尚在封翁家法甚嚴一日文和公他出乘
轎歸第而封翁偶同客在應門文和公不知

失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予鄉沈觀
頤桐中丞曾為其邑令云封翁竟以轎杠加
責此宇宙間大奇事也

五十九

余鄉顧養默公震以貢仕為富川令少嗜學
蜚聲執苑遇執友至戚患難若身蒙之苟可
紓解不遺餘力生平唯知揚人之善絕口未
嘗稱人過蓋天性夙稟非有所懲而然子孫
貴顯宜矣

六十

學道出巡隔府迴避兩臺致遣牌失信數四
不以為非不知何故余少見代巡舒公訂按
嘉興督學孔公天循亦考嘉興二公未嘗相
避豈今是而昨非抑今非而昨是耶

六十一

凡人揚人好處儘可興起自己學好念頭只
有益無損若好稱人過這陰隲不小於過處
又增添些粧成一篇文字其陰隲更甚且速
矣余目睹二三友人蹈此尤好呼人姓名貽
禍立見可不戒哉

六十二

余少及見邑庠先生笞責諸生無敢抗逆者
蓋自嘉靖壬子甲寅以後而此風寢衰矣浙
省學使屠坪石公持正方嚴訪諸生行誼不
委之廣文多所詢察務得其人以行賞罰諸
生一時皆不敢失禮踰法自後大都務寬遂
至肆無忌憚分巡以代巡命考校諸生不容
唱名序坐呼朋引類莫敢誰何不五年而諸
生罵父母正官矣又罵祖父母官矣罵不已
群攻府通判而捲堂文出矣屠後擢國子祭

酒奉法不少假借諸大老子弟大老趣言官
論之惟恐其去之不速釀成今日之禍今但
未面罵郡伯未攻郡伯去爾奈之何有世道
之寄者思以防其漸矣

六十三

兩臺出巡必考生員又不親試必假重於守
巡兩道守巡兩道又不親閱卷必借目於太
守推官知縣諸公諸公又不秉公必先盡鄉
宦子弟次盡平日相知等第一出唾罵隨之
待賞又無歲派錢糧臨郡時縣官猝辦予以

為

欽勅內有此一款故不得行詢之侍御輩曰
勅文無此一事是亦不可以已乎其與考生員
又出教官以私情揀送姑不足責也然皆隆
慶元年以後事前此未之見

六十四

人生六十歲甲子一週天道變遷人事亦改
據余所目擊何須許久蓋習俗移人捷於影
響甚可畏也母姨朱宜人少吳沈公封母年
近八十相見止稱大姨今人女流三四十歲

人即呼為太太家門妯娌相呼俱不似向時
伯母孀母以前富貴家女粧止重金寶今仍
製巧樣金寶却束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
巧等物只此二事與三十年前天壤迥別他
日又不知作何狀來大有足慮

六十五

乙卯中式後偕凌子迪知錢子錫嚴子文梁
同款郡伯郡佐於清容軒其席皆出館夫包
辦者麵食餞饌共八器湯減半添碟十二器
予詰館夫薄對曰此舊規不可增也此席若

在今日移以款吏書且不可况府公乎時璉
川施先生峻為予輩作主與府公相對坦率
少文較今時儀節懸別施先生其猶行古之
道歟

六十六

余嘉靖乙卯中試時梅林胡公宗憲已自代
巡特轉撫臺矣有賀禮見及書生不知合用
手本伸謝僅將大紅紙裁一板傳白帖外以
回差吏此雖余之踈闇然當時貴重紅帖不
輕作用亦可見矣近來郡邑上任或遇令節

紅帖積受多至百千今昔奢儉迥別蘇子所謂世之自文而欲挽之質也殆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詎不信然乎

六十七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聖人也只是這樣子若舍子臣弟友別求聖賢道理正所謂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也二十年來吾鄉不須說別樣作怪只弟之楫兄侄之楫其伯叔間有口不稱呼者其蕩肆蓋始於山人而對客飲食不相勸酬又末節矣柰之何柰之何

○六十八

東廣林公大欽嘉靖壬辰大魁也少貧為蒙
師其主人有壻中甲科官主政來謁主人盛
款之請林相陪主政君虛讓曰吾妻父家先
生當首坐林竟首坐主人不樂主政君一閱
林所作文字謂其翁曰此生當大魁可將小
姨作配主人然其言妻之林少未嘗從師時
賣菜為活至人塾中聽講則曰書意如此見
塾中士子文則曰文義如此便學為文吾湖
孝豐吳公麟督學廣東還省代巡二司諸公

問佳士為誰吳公首曰林必大魁衆哂其為
迂後驗始心服焉壬辰 廷試閣臣例進呈
十二卷

世廟意不愜更索閣臣曰有一卷甚佳只是起
冒散漫不合格臣等不敢進

上命進閱之林遂居第一此公異才奇氣惜享
年不永

六十九

吾鄉孫屏石公前嘉靖戊戌進士余詢前時
大座師受禮不公曰特二主考為費公某公

某出簾即分付曰諸生休聽人言買壞了段
幣每生各具清帕四方書一冊送我兩人一
時諸進士皆如其言至問本房座主何如公
曰嘉興屠漸山先生也并其書帕不受每門
生至款洽如家人父子遇選遇差反加禮於
諸門生不知戊戌以後何人受禮始迄今難
言哉難言哉

七十

烏程令射陂朱公寶應人刻意詩文不廢邑
事足稱循良吏云自北來介溪嚴公葵峰黃

公俱託渠致書劉清惠公麟朱一日持書借
長興劉令同候清惠公是日天大雪清惠公
衣大紅鶴氅衣相迎款二公飯中厨出煮腐
二盤大鯽二尾此外無他物也其超於世味
之外而游乎澹薄之天如此李子曰坦上林
泉雪中魚腐朱衣白髮佳客相留分明圖畫
一幅

七十一

南兵部尚書韓公邦奇進部不久上疏乞歸
同官大老借各屬送之郊外問故公曰吾鄉

有一先達物故多年矣偶一夕余馳傳坐驛
此老賜帖下顧余訝之未及辭輻已入門來
矣升堂叙坐茶話久之絕不似物故人成禮
而別且謂余曰公官南兵勿久留也予誌其
言故有今日之別韓旣歸不久旋卒此事亦
云奇矣

七十二

楚侗耿先生定向講明道學當世所重巡撫
福建務在別有司賢否他務不汲汲也時張
呂二大學士考滿申公瑤泉勅拜相公止具

空書為賀不用幣禮君子曰可以為難矣在
閩儉約異常真率無官套辱視不佞若兄弟
之愛不佞時轉官江右公執手似不忍別且
曰呼總戎一會省中只忌憚先生一人先生
吾直諒友也奔父喪各屬俱為文具奠公命
匠裁其文受去毀幣折儀皆謝却公蓋叔世
清修之士不知何故得罪士類有極加醜詆
者

○七十三

天下極寃最枉之事莫如帶徵錢糧一節凡

知縣知州在任止該清理任內錢糧任以前自有官在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併責備後官行取文書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錢糧不完上司留着他在今日則更有可笑如萬曆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萬曆四五年也要燕比來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這幾箇百姓百姓只有這此皮膚前面太寬後面太緊直是趕到大壞極亂不可救藥便了

漢世刺史太守居官循良如二疏歸田朝廷
賞賚動稱黃金二十斤或三十斤想當時民
間不敢擅用即帝子王孫用之亦有節制故
能藏金之富如此今日民間僭踰之甚但力
可辦金則用之等級貴賤之差應用不應
弗問也安得金不日貴民不日貧江右朱尚
書衡余及交其子維京一日問之云貴宅女
婢帶金否答曰用銀飾也須稟過老母况于
金耶其言雖未必實大都江右節儉之風異
於他省後即有兵革之亂必不受禍慘毒吾

東南一路難言矣難言矣

七十五

薛方山先生先任慈谿令行季考袁元峯先生煇不與後得其文大奇之已鄉榜第二會榜第一廷試第三其督學吾浙也姚江諸大圭口許解首山陰應試生員無一等是年中式無名盛稱慈谿多才是年中武者十人嘉興八學批首先後俱登科時吾桐首則沈虛舟繼志也湖郡一州六邑童生今日赴試明早辰時出案凡平日知名者悉在所錄人云

先生止看破承想事勢如此先生司文衡恐
後此百年未易並其高焉

七十六

莊僖張公自束髮以及蓋棺未嘗一日不砥
礪名檢時俗翕熱脂膏之態特厭却之華靡
侈艷一無所好居常進止有恒度雖燕閒無
惰容媒語尤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未嘗自用
而以所長加人但剛腸疾惡視權奸若不可
一日與居者穢相以是銜公將中傷之賴公
自律嚴謹卒無其隙伊藩之靖制之於未發

優游緩帶而消數十年之潛慝人見其易而
使朝廷不苦其難非抱負弘深不能及此
也

七十七

吾鄉凌公約言因閔午塘先生始識南渠呂
先生本於都下凌時尚不領鄉薦也後數年
入南雍肄業呂為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
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
令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謁之呂趨迎曰
何以套為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坐凌固辭

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置吾傍坐耶令從者
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
何止加人一等

七十八

○當官者貪財無耻想是性生不足責矣有一
等薰靖無求之人非不可嘉可重至於臨大
事決大疑遇大歎須要有膽畧有才智方能
辦得事來吾鄉萬曆十六年荒甚有一郡伯
令窮民至富家食粥百十成群幾致大亂又
下令頓米之家止許賣一兩一石米愈不出

價日益高畢竟到一兩六錢一石纔住此郡
伯甚是清介然何補於荒政也 大抵遏糴限
價皆非治荒妙術唯有未荒預備而臨時又
多方設處令就食窮民止在二四里之內方
是實惠實政

○七十九

○今之備荒者唯有勸借一策然勸之一字猶
可言也借之一字既借問何日還不可言也
聰明殘刻之士平日不知愛養斯民此心先
與他隔絕了即有倉廩富民豈肯好義樂施

若平日有一團實心實政及民即大荒窮民
必不為亂勸民出粟十必有四五應之此可
以理推者非臆說也

八十

太宰楊虞坡公博以疾乞歸先是余選禮垣
公所試而薦者因送之郊外成別馬行李蕭
然毫無氣焰其家人婦女俱跨蹇騾去都城
內外人指曰此楊爺管家婆也嘖嘖嘆羨因
憶隆慶戊辰徐文貞公階罷相偶於御道
上見其家人媳婦成行步走不下一二十人

服飾靡麗較之太宰家風天淵矣文貞公賢者尤不能超乎風聲氣習之外若此况其賢不逮文貞什伯千萬者而可以朴素儉約責之乎

八十一

古和雷先生禮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吾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解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詞弗錄也一時稱至明至公即童生未嘗濫進一人巡四明時聞太宰淵在朝其弟生員應發社郡邑諸公

力救求置三等先生終不輕喏焉遐想高風
若在邃古之世官至工部尚書少傳

○八十二

弘治五年壬子浙解首秦文未詳其人品若
何乃三國家重熙累洽獨際其盛一時彙傑
應運同榜者如孫忠烈公燧胡端敏公世壽
王文成公守仁當宸濠之變或死節或預謀
或戡亂三公者不同道其為百代殊絕人物
二也增光山川照耀史冊豈云小補孫中丞
第四如王在五十名後數彙遺係射第高下

哉在嘉靖壬午則有海蓋鄭端簡公既吾湖
唐一庵先生樞密備人也予所不知者尚多

八十三

山西蒲州王公崇古兵書大學士張公四維
之母舅也張公候王偶訂立立而替揖倘當
坐即坐而答之不為芻蕘席也吾胡至夫我
有目擊其事者此是西北太盛德致然若南
人勉強學他便露出醜態却不可看得容易
乎

八十四

。人子遭父母喪。據朱文公家禮。無懸像開喪。受吊儀節。若賻奠。則有之矣。吾俗不知何人作始。孝子俱幕內面南。吊客面北。拜其父母。主人仍出幕外。拜謝。予曾走吊。攜李屠項二氏孝子。拜於幕外之右。或其世德淵源有所傳。受吏部亞卿諸公大綬卒。江陵。後在吊。諸公子。倣俗。禮拜於幕內。聞江陵不悅。曰。我來吊。若父。諸子如何。南面臨我。即此可知。吾鄉開喪之禮。不當襲故矣。古人苦次。亦不在幕內。如今人廳事之側房。是也。親友。即此吊之。

八十五

東廣霍渭崖先生編正德甲戌會試第一人
廷試二甲觀吏部政凡觀政進士率青袍角
帶入衙門辦事先生獨穿錦繡又不認會試
本房為座師二者皆希世之事不知的否其
子與瑕嘉靖己未進士時吾浙袁元峰先生
煒知貢舉與瑕亦不執門生禮選慈谿令校
晚生帖君子云有父風焉予僭謂渭崖先生
人品學術自當位階八座然而先生遭逢亦
是大幸使先生登第於萬曆甲戌士大夫必

群起而誚之誚之不已必群起而攻之攻之不已必削籍除名榜為元惡大憝而後止者安得享有崇階復謚文敏乎士君子信不可不遭時也

(八十六)

萬曆丁丑十月閏臣張居正聞父喪因

主上留遂不欲回籍守制時翰林檢討吳中行
趙用賢同日上疏論列奉 旨廷杖為民刑
部主事沈思孝草疏同部郎艾穆願與名遂
列名上 觀政進士鄒元標疏繼上並 廷

杖謫戍一時臺諫未有敢言者而御史某

給事中某

附張保留故元標跡內有

恨不斬其人

首等語不七年居正死諸

賢皆獲起用諸倚居正者鮮不受累焉 吳

武進人

趙常熟人

思孝秀水人

穆

人

元標江西吉水人